

丁在君先生

江敬熙

在民國二十二年以前，我雖然常常看見丁在君先生的文章及聽見朋友們談他的事跡，但是從來沒有見過他，二十二年才見到他。二十三年他約我到國立中央研究院來做事，我才同他相識。這將近二年的在他指導之下做事，使我十分敬愛他。他在我心中留了一個不滅的印象。

他做事完全以事業為主體，決不像我國平常所謂辦事能手之事以應付人爲做事的中心。如果爲事業所需要的事，無論這事他人以爲如何難辦，他必想法子去辦到。他用將近年餘的時間成立國立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就是一個例子。他也決不犧牲事業去將就人情。

在國內辦教育事業的人中，我只遇到他一個，是真抓住辦此種事業的要訣的。他謹慎的選擇人材，費心費力的編製每年預算。人選定了，預算編好了，他一任這些人放手去做事。遇有困難，他總是盡力幫助，使人得安心工作。他絕不求遠效，也絲毫沒有「察察爲明」的小家子氣。但是他對於院內各部分工作情形却是知道極清楚，並且時時刻刻的想院內各種工作的主體方針。

有人或者以爲他過于專擅，但是他是十分守紀律。章程一定，預算編成，他總是遵守的。有人或者以爲他待人欠禮貌，但是他真是十分的赤誠待人。同他共事久了，不知不覺的敬他愛他，樂於爲他出力做事。

他還有一個特點，他十分留心各項人材，尤其是青年的人材。他不但時常問到青年人材，並且真心想法子去幫助他們。他對於青年的人材，絲毫無「門戶」「省界」「學校」等等偏狹之見。只要有一技之長，他知道了，總是記在心裏，有機會他必幫忙。

他在地質、地理、人類諸門學問上的成就，專家自有定論。他自己說過，他青年時受 T. H. Huxley 及 Francis Galton 的影響頗大，現時的作家，他最喜讀 Bertand Russell, H. Z. Laski, H. G. Wells 及 Julian Huxley 的文章。他是國內科學家中最光最闊，智識最博的一個。

他的性命是爲着不值的事情犧牲了。國家失掉了一個極不可多得的人材。就個人方面說，失掉了一個好上司，一位好朋友，我們可惜他，我們想念他，我們對於他的夫人的悲痛，更是萬分的同情。

悼丁在君先生

凌鴻勳

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丁在君先生由南京來抵衡州。翌晨發覺其於夜間吸受煤毒，急施救治，歷一日半始獲清醒。十五疾已大瘳，乃由衡陽移長沙湘雅醫院休養。乃十二月下旬忽生變化，於二十五年一月五日竟爾不起，傷哉！世界少一學者，中國喪一導師，豈獨個人哭一良友而已。

余與在君先生訂交在民國十一年間旅居北平之時。嗣先生主滬政，余長南洋大學，乃得晨夕過從。民十七余于役齋梧，先生適赴西南勘察，道出蒼梧，班荆道故，樂乃無極。其離桂也，採集各種標本數十箱爲關吏所留難；時距汽船開行祇半小時，余爲馳赴梧關解釋放行。嗣與先生晤及，軌道其當日遑遽之情狀。先生之赴西南也，鐵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。先生主張由重慶經黔桂以出廣州灣。曾著有川廣鐵道路線初勘報告（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地質專報乙種第四號），言其山川里程與經濟國防之旨甚詳。自後余遠處關中從事於隴海鐵路之西展，偶與先生晤及

，輕縱鐵路建設之事。以築路成本甚重，而國家經濟枯竭，必須以最小之資本，先築經濟能力最大之路。先生固地質專家，而因足跡所經，於山川形勢，民生情狀，瞭如指掌；自無怪於鐵路經營深感興趣也。

近年余在湘辦理粵漢路工，先生適自平移原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。余每到京必訪先生，先生必與譚今接新路線選擇之事：若者值得測勘，若者為山川所限，若者為經濟所不許，每以歲月蹉跎，新路不能多展為歎。二十四年六月間，余赴京至中央研究院晤先生，先生遂起曰：「君已為中央研究院職員，從此更可相聚矣。」余愕然。先生曰：「君已被推為本屆評議員。」余曰：「此何事，而可以少壯之年任之！」先生因盼余對院事積極合作，且慨然於我國學術之消沉，謂：「此評議會，若在數年前，尚不易成立也。」

余以粵漢路工行將告成，沿線實業必須同時開發。而湘南鑛產繁豐，究何者宜於開採，自宜有專門研究方能昭示於國人。曾與先生討論及之，擬請其委派專員蒞路探勘，先生允焉。二十四年十二月初，余在衡得鐵道部顧部長孟餘先生來電謂：已約在衡先生赴沿線探查可開之煤礦，囑妥為招待。余喜先生之親自蒞臨也。八日先生自譚家山鑛場行抵衡陽，欣然道故，愉快之狀，為蒼梧以來第一次。是日為星期日，相約休息一日，定翌日同赴耒陽馬田墟一帶勘察。余館先生於粵漢公寓，即邀先生視察耒河橋工，旋憩於嘉樹園（粵漢路苗圃）。兩人對茗，相與討論沿線煤礦

之情形。先生以爲湖南產多煤，然苟非靠近路線者，則運輸成本較重。舉其距路最近，而較有開採價值者，則湘潭有譚家山，耒陽有馬田墟，宜章有楊柳山；粵之樂昌有狗牙洞。譚家山產烟煤且可煉焦。馬田墟一帶爲華南最大之煤田，距路至近，惟係無烟煤。楊柳山，狗牙洞兩處有無開採價值尙待研究。竊將此四處煤質各取數噸試用，以資參考。先生於討論煤礦之餘，即轉而縱論國家之事，以爲吾輩亟宜有以自奮，趁此壯盛之年急起苦幹，爲國家建事業，爲後學樹楷模，實下深致贊備賢者之意。余自識先生以來，其態度之誠摯，談鋒之雄健，無逾此者，孰知卽訣別之語耶！

八日晚間先生留余家便飯，九時送其回館，所住爲鐵路一洋式住宅，所以備賓客往來者。同住尚有中國旅行社港粵經理鄧駿兩君。兩君定翌晨赴長沙，而先生則約於八時與余赴耒陽也。

九日晨七時半余扣先生戶知尙未起，其僕謂久睡而未醒也。室中有壁爐，曾於先一日下午生火，先生睡時將所有氣窗關閉，於是同人決爲中毒。立召鐵路陳漢二醫生至，時呼吸仍有，而脈已微。急施救治，不見醒轉，旋察其枕下遺有安眠藥瓶少去三片，因決保夜睡過熟致中毒不覺。因一面召教會仁濟醫院美人布醫生，一面電屬耒經農兄覓一良醫來衡。是日午間由公寓移住仁濟醫院，是夜湘離楊濟時醫生至。但至十日上午仍未見醒，余乃急電詢翁詠寬先生，而在君先生於十日晚卽已醒轉。翌日詠寬先生偕醫飛至。在君先生已能言語，靈憶前事，相與大慰。以衡地醫

院設備不週，因商定稍俟即移長沙湘雅休養。十五日先生身體大有進步，湘雅楊醫生復來，以爲正宜移居湘雅。因由楊醫生與鐵路陳醫生陪同先生赴長。余以工務逼迫，於先生赴長之翌日即南下勘工。旋得湘雅楊醫生書謂：「丁先生病狀大有起色，肺部經用X光檢查甚爲健全，數日之後，即可就愈云云，爲之大慰。詎意先生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牽動舊恙，情形惡化，一月五日竟爾不起！余自別先生後即由粵赴京，迨余復由京至粵之日，正先生彌留之際，竟未及再與先生一面，嗚呼，傷已！」

先生學問之淵博，思想之敏銳，治事之勤幹，談鋒之雄健，與待人之精誠，凡識先生者，當能道之。至於先生學術之啓闢，與事業之造就，他日必有史官書之，余可無錄。茲余之所述，僅其生平之一小節而爲他人所或不詳者。先生爲粵路而來，在粵路得病而終於不治，年未五十，國家與社會之損失何極！此則余之悲痛尤有過他人者矣！

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

朱經農

此次在君先生到湖南來，他所負的使命，除了觀察粵漢鐵路沿線煤礦外，還有一件附帶的工
作，就是觀察幾個學校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他同我在一塊的時間較多。他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
二日深夜到長沙的。我因為長沙的旅館不甚清靜，所以在省府招待所替他預備下一個房子。那知
他下車以後，一定不肯受地方上的招待。他說，「我此次來湘，領有公家的旅費，不應該再打擾
地方政府。我無論到什麼地方，都願意自己住棧房，比較地心裏安些。」經歡迎的人再三相勸，
纔允在招待所暫住一夜，次日仍擬遷入棧房。幸而到招待所以後，遇見前青島大學校長楊今甫先
生，他告訴在君先生，他和陳通伯先生都住在招待所，覺得很清靜。通伯先生前一日才動身回武
昌。清華大學教授張子高先生也答應搬來同住。在君先生向來篤於友誼，在他鄉遇見這樣兩個老
朋友，自然非常高興，所以安心住下了。

三日上午九時左右，我到省府招待所，在君先生房內已有湖南地質調查所的朋友們在那裏談

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

六九

天，桌上放着些煤礦的藍圖。我知道他已經開始工作，所以退到今甫、子高兩先生的房裏去談天。大約一小時以後，他就邀子高和我同去看學校。他每到一處，他的觀察非常周密。他對於一個學校的建築是否合用，建築材料的堅實程度和價值高低，都估計得很清楚。尤其注意於學校將來發展的機會。他做事的精細和判斷的明確，使我們同往觀察的人非常佩服。是日觀察終了以後，他就邀我同往明德中學去看胡子靖先生。他說，此次到湖南一定要看兩個人，一個就是子靖先生，因為他童年到日本留學，是子靖先生帶他去的。第二個就是他的師母龍研仙夫人。他對於已故的老師龍研仙先生很有知己之感。他說，他若不遇見龍先生，他一生的歷史或者完全不同，至少也不能那樣早出洋留學。可惜那天我們到明德學校，胡先生業已外出，未得晤談機會。龍研仙夫人的住址，倉卒間無法查明，所以便回招待所休息。

四日在君先生觀察地質調查所，並整理前一日觀察所得的材料。下午曾拜訪郭、陶、張、陳諸先生在所商談。晚間作長函致南京汪雲巖部長，報告觀察學校經過，並決定次日同遊南嶽。他此次遊南嶽，除了調查地質，並勘測南嶽高度外，還有一個目的，就是憑弔他已故的老師龍研仙先生紀念亭。

五日清晨，方擬出發，他接到胡子靖先生來信，邀他到明德中學去講演並吃飯。他匆匆寫了一封回信，大約說：「講演肚裏空，吃飯肚裏實。」都請作罷，不過同長沙後，一定詣校長談。

不料這個預約，他竟不能實踐了。是日匆匆乘汽車出發，到南嶽已經正午。同行三人（在君、子高、與我）就在山下中國旅行社午餐。飯後雇轎登山。在君雖雇一轎，始終未坐。子高和我沿途遊覽風景，在君則工作極忙，忽而俯察巖石的裂痕，忽而量度氣候的度數，無時無地沒有新鮮的資料供他的研究。久雨之後，天忽放晴。我等緩緩登山，雲霧亦緩緩消散。未及半山，業已日朗氣清，萬峯在望，大家都很高興。決定當夜在半山亭下中國旅行社新屋過夜。安置行李及轎夫之後，三人同至烈光亭讀龍研仙先生的紀念碑。在君在碑前排徊甚久，並為我等追述當年如何遇見龍研仙先生，命其作通西南夷論，如何勸其研究科學，並託胡子靖先生帶其出洋。談話之中，流露出深切的情感。旋沿山徑，行過新建之三座石礪。礪下亂石鳴泉，峯前松風殘照，景色至為清幽。遙看磨鏡台上，萬樹蒼翠，現出幾座新建的樓台。紅牆碧瓦，林樾塔色。緩步歸來，則已山月窺人，樹影滿地了。既抵寓所，挑燈閒話。晚餐以後，遂各歸寢室休息。

六日黎明即起。推窗遠眺，見天際紅霞一抹，朝暾初上，山畔白雲，漸漸消散，遠處峯巒高下，狀似波濤起伏。正在徘徊吟詠，在君子高均來。在君出其晚間所作詩稿相示，自言字句音韻多未愜意。但我等讀之，覺其真情流露，富於自然之美。現在把他所作烈光亭懷先師龍研仙先生兩絕抄在下面：

十五初來拜我師，為文試論西南夷。半生走遍派黔路，暗示當年不自知。

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

海外歸來初入湘，長沙拜謁再登堂。回頭廿五年前事，天柱峯前淚滿腔。

這是憑我記憶所及寫出來的，字句之間或有一二小錯誤，特查在君先生日記再行校正。他那晚所作的詩我還記得兩首。一首是麻姑橋晚眺：

紅黃樹草爭秋色，碧綠琉璃照晚晴。爲語麻姑橋下水，出山要比在山清。

還有一首宿半山亭

延壽亭前霧裏日，香爐峯下月中松。長沙學使煩相問，好景如斯能幾同。

早餐以後，繼續登山。在君先生依然勤地質，測氣壓，計算步數，緩緩前進。過了南天門，山風怒號吹人欲倒。幾乘空輻輳些被風吹翻。我等逆風而行，呼吸都覺得艱難。在君先生依然繼續做他的勘测工作，並不休息。到了上峯寺（亦作上封寺）他還餘勇可賈，立即走上祝融峯。午間在上峯寺吃麵，即在寺中整理筆記。據他測算所得，南嶽約高一千一百米突。他慎重聲明，此種測算，不甚可靠。必須山上山下同時測驗，並且在不同的溫度中作過幾次的比較，推算出來，纔能正確。不過大體看來，衡山不及廬山高。

由上峯寺下山至藏經殿，復至福嚴寺。寺中有石刻彭玉璠所題詩，筆力遒勁，在君甚愛之，向寺僧購得搨本五份。自云，將以之分贈雪艇、孟餘、子高及我，並自留一份。除子高取去一份外，餘存在君行篋中，不知尙能尋出作一紀念否。

入南台寺，觀貝葉經，復下山，至南嶽圖書館，天已傍晚，熙康和聲先生之約，在館中晚餐。
·承康先生購贈南嶽所產大橘數十枚，汁多味美，頗爲在君所讚賞。當晚宿山下中國旅行社。

七日清晨，在君乘粵漢路局派來之汽車赴潭家山勸礦。子高與我同回長沙。他在潭家山勸礦的情形我不大清楚，無法記載。只曉得他八日乘車赴衡陽，當晚渡江在渡竹銘先生家晚餐，聚談甚歡。因爲衡陽江東無旅館，所以渡先生留他在路局招待所過夜。約定次日上午八時赴耒陽勸礦。是晚烈風驟雨，溫度陡降。在君先生登山，下礦之後，身體倦極，非常畏寒，故將室內門窗全閉，沐浴入寢，倒頭便睡。誰知風雨過猛，壁爐中煤烟不能上升，倒灌室內，遂致中毒。

九日清晨，僕人入室呼在君先生不醒，見其呼吸急促，面色異常。及邀路局陳醫生來診，始知係中煤毒。醫生三人輪流施人工呼吸，歷五小時半，未見清醒，乃用鐵床，將在君先生運載過江，送入仁濟醫院救治。一而由渡竹銘先生用電報及長途電話，託我在長沙延醫往救。

九日上午，我尚接到在君先生來電，謂定十日返長沙，即日轉車回京。因都中另有要事，促其速歸，故變更原定旅程。該電係八日晚間預擬，託人代發，所以下午四時由建設廳轉來電話，謂在君病重，尙覺疑信參半。五時左右，接到竹銘長電，才知在君中煤毒，歷久不醒。立即用電話與湘雅醫院商量，承王院長特別幫忙，允請內科主任楊濟時大夫即刻赴衡。當時湘中正有匪警，公路局汽車均派出當差，一時無車可借。迫不得已乃向財政廳長何孟吾先生公館借其私人所用

最後一個月丁在君先生

七三

之汽車。其時何先生不在長沙，他的汽車夫經驗不足，不敢開夜車。所以車雖借得，無人駕駛，依然不能出發。後來還是建設廳余劍秋廳長在公路局調到一車，將楊醫生送往衡陽，直至深夜，方才達到。其時在君先生依然不省人事，當地醫生認為希望極少。經楊醫生詳加檢驗，知體內水分已竭，血液凝滯。乃於次晨注射多量鹽水，並灌葡萄糖汁，以維持其體力，直至十日晚開始有轉機，十一日上午四時漸漸清醒過來。

十一日上午翁詠寬、丁翼甫諸先生偕在君先生第七令弟乘飛機來長沙，隨即換乘汽車前往衡陽，我亦隨行。抵衡陽時天色已晚。於暮色蒼茫，萬家燈火中，入城赴醫院，探視在君先生病狀。既至榻前，彼即低呼經晨，聲極微弱，不易辨明。問其有無痛苦，微呻而已。當九日下午楊醫生未到以前，衡陽各醫師用器械，阻其牙關緊閉，並拔去牙齒三顆，口腔喉頭均被擦破，至此漸覺痛楚。

十二日清晨再往探視，則在君先生神志清醒，言語時聲音雖小，但有條理。因恐其過於費力，未敢多談。與翁詠寬先生同來之南京中央醫院內科主任戚壽南大夫，詳加檢驗之後，認為經過良好。在君先生亦強作笑容，以慰來衡問疾之人。自朝至夕，病情頗有進步。

十三日黎明，翁詠寬先生等離衡返京，戚大夫及我亦同行。在君先生病狀亦似漸入佳境。十五日楊濟時大夫復由長沙赴衡，與衡城醫生會談之後，決定十六日將在君先生遷至長沙。因衡陽

方面，醫院設備不甚完全，且少訓練有素之護士，故覺遷入湘雅，療治稍易。承凌竹銘先生及衡陽路局諸友好竭力幫忙，將路局大貨車改裝成病車，連床運載來省，直達湘雅醫院。楊醫生及路局醫生夏主任等均隨車護送至長沙。入院以後，情形甚好。用X光檢驗，發現心肺諸部均未受傷。復經辜樂庭女醫師診治，口腔及喉管亦平復如常。惟滿身疼痛，胸前尤甚。十七日以後，溫度脈搏均漸復常態。不久傅孟真先生由北平來湘探病，丁夫人及在君之第五令弟亦由南京趕到。親朋歡聚，病者精神爲之一振。至廿二日下午，在君強欲起床，且言明日必須自入浴室沐浴一次，醫者不許。廿三日上午，得醫生許可，經人扶掖至椅上小坐。一小時後覺胸前痛苦陡增，不能支持，乃復上床靜臥。午後體溫增高。至廿四日溫度續增至四十度左右。經外科主任辜仁醫生（Dr. Greene）檢驗，發現胸間有膿。日間灌輸養氣，以減少其呼吸的困難。當晚施用手術，取出膿水五百cc之多。次日復取出膿水少許，溫度脈搏又漸復常態。是日我至牀前，設法安慰在君，告以膿已取出，病根既去，必日見康復。他搖搖頭說：你的判斷不合科學。此數日中，我因平津學潮影響湖南教育，學生遊行，謠言四起，終日碌碌，未能常至病室照料。二十七晚間，在君體溫忽又陡增。二十八日黎明，辜醫生診察之後，決定開刀。在胸腔內取出業已凝結之厚膿一百五十cc，並發現肋骨受傷。肋膜炎之起，即由於此。開刀以後，體溫立即下降，脈搏亦趨平和，同人均抱樂觀。越兩日，竹堯生，徐羣慶兩先生偕北平協和醫院外科主任Locks來湘，復

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

用X光及其他方法重加檢驗，所得結論，似與楊澤兩醫生所見相同。惟在君在開刀一二日後，即不言語。右膀右腿，動作均感困難。咸疑其腦之左部有病。所幸食量不減，睡眠亦安，故諸醫認為短期之內不致有重大變化。一月二日晝生，孟眞，和協和醫生均暫時離湘。三日在君病無變化。四日體溫陡增，呼吸急促，脈搏緊張，危險萬狀，諸醫合力救治，灌輸氧氣，打針，凡可用之方法，無不試用，忙亂一日，至晚稍安。五日黎明，脈搏高至一百七十以上，體溫亦達四十度，喉頭痰壅，已入彌留狀態。雖施用手術，打強心針，終不能挽回危勢。延至下午五時四十分，在君遂棄我等而去矣。

我離長沙之際，剖視結果尚未明瞭。近聞在君血管均已硬化，心房及腦部血管堅硬如雞毛管。究竟是否因此致命，尙待醫生最後報告。

此文草於上海，手邊無醫院記錄及其他參考資料，全憑個人記憶，匆匆寫出。其中或有漏誤，尙望楊濟時醫生、傅孟眞、凌竹銘、徐韋曼諸先生代爲校正。

(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)

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

丁文濤

吾昆季凡七，亡弟在君於次，仲也。弟生而有殊稟，神情卓絕，先嚴庇庵公，暨先慈暉太夫人，甚鍾愛之。顧先嚴常嬰心於地方公益，規裁重率，洪纖必親。又自高曾以來，置有義莊，周恤戚黨，諸事旁午，鮮有暇晷。滌兄弟以養以教，豈以委之先慈。先慈於滌兄弟，愛護周至，而起居動止，肅然一準以法：衣服有制，飲食有節，作息有定程。一錢之費，必使無妄耗。事能親爲者，必使親爲之，毋役僮僕。即不能，偶役僮僕，亦不得有疾言厲色。平居餘滌兄弟，必詔以志遠大，毋囿流俗。以故亡弟成童外出，周歷瀛海，去家萬里，絕無悵惘可憐之色。迨回國以後，陟遐荒，探地質，繚幽蹊，勞勩不辭。而行旅不恃僮僕，御下必以寬仁，公私費用，罔敢稍糜，蓋早於幼稚時代之家庭教育植其基矣。

亡弟於襁褓中，即由先慈教之識字，五歲就傳，寓目成誦，閱四年，畢五經四子書矣。尤喜讀古今詩，琅琅上口。師奇其資性過人，試以聯語屬對曰：「願聞子志」，弟即應聲曰：「還願

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

七七

我奮」，師大舉節，嘆爲宿慧。其他如「虎嘯地生風」，對「鳩鳴天欲雨」，年纔髫髻，而志趣不凡，固不獨穎悟天成而已。

亡弟就傳後，于塾中課業外，常瀏覽古今小說，尤好讀三國演義，獨不喜關雲長之爲人，曰：「彼剛愎匹夫耳，世頗相與神聖之何耶？」六七歲後，即開綱鑑易知錄，讀四史，賈治通鑑諸書，旁及宋明諸儒語錄學案，每舉一篇，輒系以短評。於古人，最推崇陸宣公史官督師。又得顧亭林日知錄，黃梨洲明夷待訪錄，王船山讀通鑑論，愛好之，早夜誦誦不輟，重其有種族觀念也。時取士猶用八股文，塾師以此爲教，亡弟亦學爲之，偶一文成，師必稱善，而弟願以爲是直優俳學語，不甚措意。於古文，始嘗推許韓昌黎，既而病其思想之隘，棄去之，獨樂誦大蘇縱橫論辯之文。年十一，作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，首尾數千言，汪洋縱恣，師爲斂手，莫能易一字也。弟在塾中，與同學顧子甸青最相得，顧年稍長于弟，然皆未及成童也。每課暇，兩人者相與援引歷朝軍國重事，剖析利弊，商榷得失，或推論當代政治良窳，人才賢否。後顧學師範，年甫及壯而歿，弟爲文哭之甚哀。

弟年十三，出就學院試，時袁氏政變後之翌年也。會收冰龍公璋，以通人宰邑政，興廢舍，倡新學。聞弟有異材遠志，語先嚴，挈弟入署，將面試之。弟食指適患疔，而以邑宰再四敦促，不得已，入謁，試以漢武帝通西南夷論，弟文多所闡發。詎大嘆異，許爲國器，即日納爲弟子。

，並力勸游學異國以成其志。而赴東留學之難，乃自此始。

弟之將赴東也，戚友多疑阻，先嚴不免爲所動。緣泰興爲濱江偏邑，風氣頗塞，遠涉數百里，已非習見，遑論異國。又先一年，先慈甫謝世，故先嚴尤不願弟遠離膝下。然以弟游學之志甚堅，始從其請，而資斧不足，先嚴舉債以成其行。既留東一年許，復偕李毅士莊文臣赴英。計亡弟出國，前後九年，銳志深造於學術。然弟在歐每以費用不貲，重先嚴負擔爲憂，故有上江督端方乞補官費書，書中並論及國事，端優詞致答，始飭本邑撥助公費數百金。

弟性孝友，幼侍先嚴先慈，順意承指，動定無違飾。與濤處，自解言笑，未嘗有一語之忤。當其東游，濤意亦欲外出以自奮于學。弟謂濤：「不有居者，誰待庭幃？不有行者，誰圖國事？家與國，爾我當分任之。」自後濤所以甘于蟄伏者，成弟志也。弟赴東以後，函稟先嚴暨與濤書，前後三百餘通，馳懇而周至。而先嚴暨濤與弟書，亦各數百，此可寶貴之來往手札，先嚴之訓誨，昆季之至情，家庭社會國家之狀況，乃至異域之政治制度風土人情，畢具于是。曾由濤哀集成帙，歸于弟所，某年竟遺失于天津旅次，迄今思之，可勝惋惜。

凡茲瑣瑣，皆亡弟早年言行，爲濤所能記憶及之者。外此則以濤健忘，不復能縷紀矣。然弟出國以後，以至近年，尙有一二足紀，而爲外人所未及周知者，附記於後。

弟某年自東返，寄贈族叔祖闕村一詩云：「男兒壯志出鄉關，學業不成誓不還。埋骨何須桑

亡弟在君堂年狀事追憶錄

七九